

时代精品文丛

苗得雨散文

三

集

苗得雨·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苗得雨散文三集

苗得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得雨散文三集/苗得雨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3
(时代精品文丛)

ISBN 7-5059-4068-6

I. 苗… II. 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865 号

书 名	苗得雨散文三集
作 者	苗得雨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开本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2 印张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I·3164
定 价	26.00 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 容 提 要

作者是一位从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诗人,已出版各种结集近 40 种。他在写诗之外,一直写着数量不少的文艺理论文章和各式各样的散文。这是他的第三本散文选编集,收入了近年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散文作品近 90 篇,约 25 万字。分“世事感怀”、“文坛艺苑”、“往事情深”三辑。有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感悟与思索;有对文学艺术领域一些人和事的记述与抒写;有对战争时期和建国以来一些难忘事情的回忆与怀想。作品内容丰富,情知交融,语言生动,意趣盎然,是一本能够引人喜爱,值得读的书。

目 录

第一辑 世事感怀

新世纪之喜	(3)
老伴的“俗语”	(6)
听来的姐俩话	(10)
花园里的寂寞	(14)
二姪子	(18)
信笔记下两位姑娘的名字	(22)
思念你呀，山野的花	(26)
有客从乡间来	(30)
“扫”的话题	(32)
教师待遇的话题	
——旅港纪事之一	(35)
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	
——旅港纪事之二	(39)
东港城的买卖	
——旅港纪事之三	(43)
饭店的竞争意识	
——旅港纪事之四	(46)
说语言的“不同”	(48)
羡慕懂英语	(51)
说“做贼不打，三年自招”	(53)
“兜隐私”三析	(55)

种草、种树与种花	(57)
解读“说抽象话”	(59)
“大方”与“小气”	(62)
防盗窗的尴尬	(64)
五千万光棍的忧思	(67)
王同青买断植树权的启示	(70)
狗的故事	(73)
说老	(76)
多给世人留点什么	(81)
休闲是一种“换肩”	(85)
过犹不及	(88)
吃药不是多多益善	(91)
药物与食物	(95)
夏天傍晚那颗亮星	(99)
叔爷爷与我话中药	(103)
两个人的世界	(108)
老伴的“热线”	(111)
不是相识才相知	(114)
“外事活动”的减法	(117)
跑生活中的“单飞”与“双飞”	(120)
三买一折书	(123)
“一家两制”	(126)

第二辑 文坛艺苑

寻找“夜莺”	(131)
现在还有没有人读诗	(135)

孔孚卖书的故事	(138)
且说“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42)
民间歌谣中的“梁祝”	(146)
中国作家“诺贝尔”梦怎样实现	
——听马悦然先生一番话有感	(151)
倾西方的奖与泰戈尔得奖的特殊经过	(155)
曾作“批判参考”的名人言	(159)
同学相见不言老	(164)
这次，写一写儿子	
——为《文学报》“文坛二重奏”所写	(168)
附：爸爸的兴致 苗长水	(173)
听不尽的故乡歌谣	(178)
圆圆西瓜滚动来	(182)
楹联作家	(185)
父亲老师	(189)
老乡诸葛亮	(194)
《水浒》遗迹闻趣	(200)
我看日记	(204)
“写下这个题目……”	(207)
文坛侧影（七题）	
——为《大众日报》侧看名人所作	(210)
剪纸艺术的酷爱者	(225)
令人倾倒的绘画艺术	(230)
艺术中人物说话，不好搞“大一统”	(235)
追“星”者的三个误解	(239)
阵“风”过后，说几句冷静的话	(243)
作者的第一朋友是编者	(247)

坚守质量	(251)
“打油诗”传奇	(253)
说曹操的“雄兵百万”	(258)
品读	(261)
“月儿弯弯影儿长”	(265)

第三辑 往事情深

一种思念	(271)
往事追寻	(276)
伙伴	(282)
看与想那场孟良崮战役	(286)
长者	(293)
李健吾写《山东好》那段时光	(301)
哪一棵青松是你	(310)
小客	(315)
小美差	(319)
小叔同学	(322)
命运之缘	(326)
一双手大手的扶持	(330)
“业余理发师”的“作品”	(333)
附录	
五十年忆（二题）	(336)
当年学习的日子	
——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日记的一个片断	(357)
作者简介	(384)
作者出书一览表	(387)

世事感怀

新 世纪之喜

文坛老前辈陶钝 96 岁那年对我说：“你写到我这个年龄，还能写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是一个青壮年时间。在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三十岁的古代，不敢说这个话；在十八、九世纪，人的寿命从 30 岁到 45 岁也不敢说这个话。我十二、三岁在农村剧团演戏时，见到好些剧本老头老妈妈的年龄是四十来岁，我曾久久纳闷，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建国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是 35 岁，经过建国五十年的今天，提高了一倍多，是 71 岁。“还能写三十年”，这是我等这一茬老文艺工作者的幸运。但毕竟不同于青年人了。

上一个世纪的社会业绩是老一辈人创的，新世纪的新业绩要靠新一辈人创。今天的青壮年，是当今的梁和柱，要放手让他们干，要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干。我们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在他们身上。老一茬人进入新世纪，有两喜，

一喜是还能看见新一茬人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新业绩；二喜是还能尽自己所能尽的力量。这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一点别人不能做的；二是帮一点青年人需要帮的。我们直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五十年，战争时期的艰苦，解放后的愉悦，建国以来顺利时的畅爽和不顺利时的困难、苦头，我们都深尝了。这是老一茬身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经历多，有清楚的记忆，也有更深的思考。这一些，青年人没有，他们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事情的一段段，需要从那里边得到准确的知识，需要从那里边得到丰富的营养。老一茬人就要不断地讲点、写点那些老事情。这既是老一茬人的优势，也是老一茬人的社会职责。新一茬从老一茬来，茬和茬相连，相连就要相知。不相知就要脱节，就要“断茬”。如有人动辄说否定一切的大话，他不知道“文革”就是否定一切，“文革”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或只有一点间接、抽象的了解，有一点直接的了解又忘了，忘了“文革”否定一切给社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害处了。如同那时人，以为自己很革命，不知革命“很”了，就不是革命了。有人写战争时期，写得敌我不分，以至敌我颠倒，还出现了“一九四五年，来了还乡团”那样常识性的笑话。原因就是那时的事情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不清。艺术要想象，但想象不能违背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听说有人准备用“完全的现代观点”写清朝末年的什么事，若是不明白那“末年”是怎样的末年，出现“关公战秦琼”那类的“故事”也说不定。五十年代有个相声《关公战秦琼》，说韩复榘他爸爸

那个文盲老爷子点的戏，就得那么演，“你在唐朝我在汉，咱们打仗为哪般？叫咱打来咱就打，咱不打来，他——不开饭！”他们不打，韩老爷子不开饭。这几年，在舞台、屏幕上，书本里，这类笑话出了不少。对事严格要求与爱护人不矛盾。不是文盲的“老爷子”，就应当出来说明白：“相声是虚构的，道理是清楚的，相隔六、七百年的人，要打也打不着。那叫鞭长莫及啊！”

2000年11月26日

老伴的“俗语”

新年过罢第二天，我一看报纸，是古历的一个节日。我对老伴说：“今天是腊八！”老伴没有盘算这个节日怎么过，只说了一句谚语：“腊七腊八，冻煞叫化！”谚语也叫俗语。老伴的“俗语”，常随时就来，而且大都还是全国那几大本《谚语汇编》里没有的。我那本早年的随忆随录的手抄本里，也没有。我自己觉得够得上这个方面的富有者了，可是比老伴还算“叫化”。

有的日子，也参照老风俗过过。如来了客人吃饺子，客人待要走时吃面条。老伴说饺子是“滚蛋包”，不能在客人走时吃。还有冬至啊，夏至啊，到了这一天，她不声不响地安排做节日饭了，然后向大家宣布道：“冬至包子夏至面，谁若不吃是王八蛋！”这是我没听见的，她独有的谚语。有点让人别无选择的味道，实是鼓励人们吃。吃了饺子、面条喝水多，她的谚语又出来了：“穷人吃顿包，

三天不离钩担簪；穷人吃顿面，三天不离水缸沿。”

有时她打个喷嚏，出来了她独有的谚语：“谁想我，谁念我，拿着财礼来看我！”若是还打个不停，她就接着说：“谁想我，好心肠；谁骂我，长疔疮，头顶长到脚跟跟上！”农村旧时有个说法，打喷嚏是有人念叨，或是好友思念，或是坏人咒骂。用这一串话，算作回答，就自我安慰了。我说：“这大把年纪了，还有谁想你？”老伴说：“那说不定呢！你看，电视上有的小伙子，很叫人喜欢，说不定他在想咱哩！”我说：“怎么，还想谈恋爱啊？”她说：“喜欢不一定就谈恋爱，你喜欢花，你能说，花呀，咱们谈恋爱？”

说到恋爱，她几次同她的外甥女雪梅讲一个新遇到的故事：前不久她陪我去北京开一个会，外省一位一生坎坷，老来又找了个年龄相差不小的小老伴，他们夫妻俩一起进屋，她连忙招呼女宾：“快，让孩子里边坐！”老文友介绍说：“这是我的爱人。年轻点……”老伴很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近日一次和外甥女包着饺子，又叙说这事。我说：“好啊，你娘俩，闲拉呱，把人夫妻俩，当成爷儿俩。你说该打不该打？”老伴又想说谚语“老夫娶少妻……”觉得后一句不合时宜了，不说了。“咱不是不支持人家的黄昏恋！”

有一次，她早上醒来，说做了个梦，还是句谚语：“不冷带衣裳，不饿带干粮。”我说：“这句话，很合乎辩证法，叫做有备无患。”我这个以写作为生命的，多年常在外面跑，儿女大了，也常在外面跑，有的还飞得很远，

这谚语可能是她在心里久久想出来的。

她说：“有的老谚语，也讲得不一定对。如果‘宁看儿子的腩，不看女婿的脸’，俺的女婿都很好，也像儿子。”我说：“女儿喜欢的，能不好？女儿大了总嫁人，女儿是自己的，女儿的妈不也曾是人家的？你这个女婿，到了泰山老岳丈家，大家不也都很愿看吗？”她说：“不愿看，我让吗？刚离家，觉得那还是我的家，后来渐渐觉得不是了，真是‘女大了外向，死了外葬’！”说着说着又是谚语。

前些年，她常为孙子的调皮而头痛。孙子七岁时上学，有一次逃学，一气让她撵到八一礼堂。一边撵一边说：“真气死我了！”还说了几句谚语，有的让小家伙记住了。以后孙子爱上学了，劝说奶奶：“别生气了，你不是说‘七岁八岁狗也嫌’嘛！”奶奶的谚语又反馈给了奶奶。现在老伴说：“都十八九岁的大汉子了，想想小时的调皮，还怪讨人喜欢的，今后不再提那不开的壶了！”可是，近年又“研究”起小外孙。小外孙一周岁时，女儿搞科研交流去了国外。我们去女儿家见小外孙，由女婿领着在院中花园玩，忽然见两岁的小外孙把一个比他大的小孩推倒了。原来那小孩在喊妈。老伴说：“自己的妈不在跟前，心理不平衡啊！”当外孙六岁时，女婿把他送到了女儿身边。到了那里就乖了，见外国小朋友也不推了。有时女儿忙，嫌他乱腾，生气地不同他说话。小家伙使用英语写信逗妈妈：“妈妈，你的电视机坏了。啾啾”“妈妈，你儿子走了。啾啾！”儿子终于“啾”得妈笑了：“你这个淘气

包!”老伴说:“真是老家人说的不差,‘瓜不离秧,孩不离娘’,孩子还是跟娘更亲啊!不是还有老话说吗?‘宁跟要饭的妈,不跟做官的大’!”说着说着,又是谚语连谚语。她老家管爹叫“大”(念搭)。

2001年1月2日